

一次诠释生命和宗教的狩猎旅行



巴拉克·奥巴马 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我和奥玛来到一家露天小餐馆。两个非洲侍者对白人客人非常殷勤,对我和奥玛却态度冷漠。奥玛斥责了他们,并把一张钞票扔给他们,然后我们一起离开。在路上,奥玛告诉我她为自己的国家感到可耻,因为在白人面前低三下四,对自己人却非常冷漠,完全没有民族自尊心。

热点关注

奥玛最终支持了我的狩猎旅行

到肯尼亚后的第二个周末,奥玛和我一起进行了一次狩猎旅行。

奥玛并没有因为我的这个想法而感到兴奋。我给她看简介手册的时候,她皱着眉头摇头。像大多数肯尼亚人一样,她把狩猎公园与殖民主义划分得很清楚。“你认为有多少肯尼亚人可以支付得起狩猎旅游的费用呢?”她问我,“为什么把那些可以用来耕种的土地留出来供人们旅游观光?那些白人对一头死了的大象的关心程度远胜过他们对一百个黑人儿童的关心。”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互相回避着对方。我告诉她别人的态度影响了她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她说她不想浪费钱。最后她的态度缓和了,不是由于我的劝说,而是因为她担心我。

“如果哪个动物把你吃了,”她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于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早上7点钟,一个体格健硕的司机,名叫弗朗西斯的吉库尤人将我的行李装上了一辆白色小货车。同我们一道出行的还有一个叫拉菲尔的瘦瘦的厨师,一个叫毛诺的黑发意大利人和一对四十出头的英国人,威克逊夫妇。

我们不紧不慢地从内罗毕出发,很快就到了郊区:绿油油的山、红土小路以及被萎蔫、稀疏的玉米环绕的小种植园。没有人说话,这种尴尬的沉默使我想起了在美国时同样的时刻,有时候我独处在一个酒吧或者旅馆里会有这种感觉。

货车突然停了,把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我们停在一个小种

植园前,司机弗朗西斯让我们呆在车里别动。几分钟后,他和一个非洲小女孩从房子里走了出来,那个小女孩大约十二三岁的样子,穿着牛仔褲和熨烫整齐的上衣,提着一个小的旅行背包。弗朗西斯帮她提上车,指了指奥玛旁边的座位,示意她坐在那里。

“这是你的女儿?”奥玛一边为女孩腾地方一边问道。

“不是,”弗朗西斯说,“我姐姐的。她喜欢看动物,总嚷嚷着让我带她去。我希望没人介意。”所有的人都摇摇头,向众目睽睽之下表现勇敢的女孩微笑。

“你叫什么名字?”威克逊太太问。

“伊丽莎白。”女孩低声回答。

“伊丽莎白,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住一个帐篷,”奥玛说,“估计我兄弟会打招呼。”

我做了个鬼脸。“别听她的。”我说。同时拿出一包饼干。伊丽莎白拿了一块,沿着边轻轻咬着。奥玛接过来转向毛诺。

“你吃吗?”她问。

意大利人笑着拿了一块,然后奥玛把饼干拿给了其他人。

我们一路来到一座阴冷的山前。这里的女人都光着脚走路,抱着木柴或者提着水,小男孩在摇摇晃晃的车上赶着毛驴。小种植园逐渐少了,被纠缠在一起的灌木和森林代替了,我们左边的树突然消失了,广阔的蓝天映入了我们的眼帘。“东非大裂谷。”弗朗西斯对大家说。

我们蜂拥着从车里出来站在悬崖边上望向西面的地平线,几百英尺下面是石头和一无所剩的大草原,天地相接的地方能看到白色的云。右边孤耸的山像海面上一个静静的孤岛。旁边是一排被风化的处在阴影中的山

岭。只有两处标记可以看出有人出没于此:一条向西的细长的路,还有一个卫星站,又圆又大的发射器仰望着天空。

一次友好的野外交谈

我们在一个弯弯曲曲的暗棕色小溪边扎了营,就位于一棵大无花果树下面,树上停满了吵吵闹闹的八哥。天色已晚,但是我们支好帐篷找好生火的木头之后,还有一点时间开车到附近一个饮水的池塘,那里聚集着转角羚羊和斑马。我们回来的时候,火已经点好了,坐下来吃火腿的时候,弗朗西斯开始给我们讲述他自己、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的故事。

黎明。太阳从东边一片黑森林的上方升起。先是深蓝色,然后是橘红色,再接着是奶黄色。云慢慢地褪去淡紫色,然后扩散开来,留下一颗孤独的星星。我们走出帐篷看到一辆敞篷车,载着长颈鹿,它们的头像往常一样,偏向一边,在红太阳升起前,看上去是黑色的,像古老的天空中一道神秘的标记。

那天剩下的时光一直都如此,我好像又变回了一个小孩子,世界就像是一本立体书,一个神话,一幅卢梭的画作。一只骄傲的狮子在草丛中张着嘴打哈欠;水牛躺在沼泽里,它们的角活像廉价的假发;犀鸟在它们满是泥的后背上觅食;河马趴在浅淡的河床上,粉色的眼睛和鼻子浮现在水面上;大象呆板地扇动着耳朵。

在近乎静止的世界里,静寂似乎与之很相配。黄昏时分,距我们驻扎不远的地方,来了一群鬣狗啃噬着一只羚羊的尸体。在死气沉沉的橘黄色光线中,它们就像一群恶魔,眼睛像是两个黑

煤球,下颚滴着血。旁边一群秃鹫在严肃地等待,耐心地打着,一旦有鬣狗靠近,它们就弯腰跳开。这是个血腥、野蛮的画面,我们在那看了很长时间,看着生命是如何以另一些生命为生的。打破寂静的,只有骨头的破裂声和风声,还有秃鹫用力拍打自己的翅膀,想把自己提高到气流中去,直到达到目的,它们才收起庞大优雅的翅膀像其他同伴一样静静地飞翔。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天地万物出现时的样子。

吃完晚饭后,我们与我们的马赛警卫更深入地交谈。威尔逊告诉我们,他和他的朋友都是战士团成员,是马赛神话学士班成员中年轻的士兵,各自杀死了一只狮子来证明他们的男子气概,还参加了很多捕牛行动。但是现在没有战争了,甚至连捕牛都变得复杂了,就在去年,另外一个朋友被一个吉库尤的大农场主枪击身亡了。威尔逊觉得做个战士团成员是在浪费时间,所以他到内罗毕去找工作,但是他没什么文化,最后只能在一个银行做警卫。无聊的工作快把他逼疯了。最后他不得不回到谷里结婚,照顾牛群。最近,一头狮子咬死了他的一头牛。所以虽然现在捕获狮子是违法的,但他还是跟另外四个人进到保护区把狮子猎杀了。

“你们怎么杀死狮子呢?”我问。

“五个人围住它,向它投矛。”威尔逊说,“狮子会选择其中的一个人进行攻击,那个人就蹲着躲在盾下面,其余四个人完成剩下的事情。”

“听起来很危险。”我愚蠢地说。威尔逊耸耸肩。“一般情况

下,就只是有点抓伤而已,但是有时候只有四个人能活着回来。”

他说的话听起来不像是在吹牛,而更像一个技工在解释一个复杂的修理方法。也许正是这种冷淡的态度使奥玛问他:马赛人认为自己死后会去哪里?刚开始威尔逊没有听明白这个问题,后来他笑着摇摇头:

“在这个问题上马赛人没有信仰。”他说,几乎笑出声来,“就是人死后的生活这个问题。人死了就什么都不是了。尘归尘,土归土,就是这样。”

“弗朗西斯,你认为呢?”毛诺问。

这之前弗朗西斯一直都在看一本小小的红边《圣经》。这时他抬起头笑着说:“这些马赛人都很勇敢。”

“你是由基督教徒养大的吗?”奥玛问弗朗西斯。

弗朗西斯点点头。“我父母在我出生前开始信奉基督。”

毛诺凝视着火堆说:“我远离教会,规矩太多。弗朗西斯,你不认为有时候基督教徒并不怎么好吗?对非洲来说,传教士改变了一切,不是吗?他带来……你们怎么说的?”

“殖民主义。”我回答。

“对——殖民主义。白人宗教,不是吗?”

弗朗西斯把《圣经》放到大腿上:“我小时候这些事情也困扰着我。传教士是人,和其他人一样会犯错误。现在我年龄大了,我知道我也会失败。这不是上帝的错。我记得有些传教士在干旱的时候曾经救济过人民。一些传教士还教孩子们识字,所以我认为他们在做上帝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追求像上帝一样生活。尽管我们有的时候达不到标准。”

贺小贺给黎志坚提供了余建设死因的三个疑点



刘国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写了一场拆迁纠纷,一幅拆迁底层影像,一件拆迁命案,一个替夫伸冤的东北烈女,一副为民请命的新闻铁肩,一场房产大鳄和传媒精英的博弈,一个城市繁荣的原罪基石,一次社会向前的惨烈阵痛。演绎了一场钉子户和拆迁办的连环较量,揭露了新闻界与地产界的双重厚幕。

[上期回顾]

黎志坚在采访时受了伤,从医院看完医生出来后,在红军巷附近的一个小广场遇到了两个熟悉的女人鸣冤作秀。她们一个叫贝贝,一个叫艳姣,都是坐台小姐。其中那个叫贝贝的,在他后来的调查中发现,竟然就是余建设的妻子贺小贺。同时,在调查中,黎志坚找到一个叫钱柜的人,余建设在死前可能和他联系过。

现实社会

贺小贺来到了黎志坚的家

钱柜说我不是人,是狗叛徒。

关于炸药,钱柜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炸药出自察哈街上的家建材店。他亲眼看到余建设扛着一袋炸药回家,一只手揪着袋子口,一只手牵着萌萌。建材店老板姓居,居老板卖过毒鼠强,难道就不能卖炸药?

通过察哈街派出所和居委会,黎志坚了解到居老板的一些情况。居老板退伍军人出身,当兵前系绥芬河地区农民。居老板不喝酒不赌博,但嗜嫖,因嗜嫖而未婚,察哈街人称其为西门居。居老板日前不在塞城,在绥芬河,据说又在绥芬河开了一家建材店。

傍晚时回家。肖庆芸先他一步回来了,正在厨房里忙晚饭,和肖庆芸一起忙的还有一位年轻女性。

我的天!是贝贝贺小贺。

是肖庆芸把贺小贺领到家里来的。中午肖庆芸进城去广告制品一条街为三家店中店订制灯箱。在红军巷遇到贺小贺和艳姣在小广场上散发材料,她也拿过一册来看。看材料结合听演讲,她对鸣冤的内容了解了一个梗概:跪着的叫贝贝贺小贺,老百姓胡同人,拆迁时丈夫被黑恶势力害死了,其后女儿也丢了。贺小贺的女儿叫萌萌,材料上登着萌萌的黑白照片。她觉得萌萌和她很相像,材料上的照片简直就是她幼年时期的照片!她心里陡然在想:我的天,这个丫头应该是我生的!因为肖庆芸无法生育,所以她特别喜欢孩子。近几年,肖庆芸不再天南地北地寻找受孕的偏方,她准备领养一个孩子。黎志坚同意,但提出要领养个女孩,一个家庭不应该只有男性。他在讽刺肖庆芸的男性

化倾向。这一点肖庆芸认可。本来应该用于孕育胎儿的营养,似乎被截流了,她强健有力,本来就硬的乳房越来越硬,功能上等同于胸肌。

两个人后来被一群警察及城管驱赶。肖庆芸就帮忙去了。

肖庆芸在黎志坚和贺小贺之间做介绍。

贺小贺深深鞠躬: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黎志坚说:都是国人,最好不要讲日语。

鼠标一点,红袖添香的一晚删掉了。

接下来共进晚餐,黎志坚和贺小贺来啤的,肖庆芸来白的。饭后,肖庆芸去书房和狐朋狗友煲电话粥,黎志坚和贺小贺留在餐桌上,贺小贺接着她的小姐血泪账往下说。

对余建设死因的三项质疑

身陷红尘的日子里,她以在红袖添香做小姐为主业,兼营传销,还为一个制假证团伙做中间人,业务是传递钱和假汽车牌照。十六岁到十九岁的三年间,替父母还上了欠债,赎回了承包田。正当她为留在城市还是回乡务农而犹豫的时候,遇到了余建设。和余建设结合,给她的感觉是新生,恋爱是初恋,上床是初恋,她把她和余建设的爱情做了一个颇具动感的形容:拧螺丝一样,一环一环直到拧死。

贺小贺坚信,余建设不会为保卫家园而英勇就义,固定资产不是他生活中第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是她和萌萌。接下来,就余建设意外爆炸致死的官方结论,她提出三项质疑。

第一项,炸药的来源。余建设打进家门的不是炸药,而是一袋掉了标号的白水泥。从邻居那

里听到余建设把一袋炸药扛回家的消息,贺小贺立刻给余建设打电话。电话中余建设嘻嘻地笑,说那是一袋白水泥,他准备用那袋白水泥给察哈街的一位客户砌烟卤基座,之所以指鹿为马,是自己壮胆和为邻居们打气。贺小贺不信,当晚从租住地跑回老宅,把那袋白水泥从床下拉出来,抠开包装袋捏、放进嘴里尝,千真万确那是一袋白水泥。

遗憾的是,那袋白水泥案发后杳无踪迹。

假定余建设背回家中的不是白水泥而是炸药,再假定他摆弄炸药发生了意外,那么,要使这两个说法成立,就要具备同一个前提:炸药从何而来?时至今日,警方都没有对此给出一个合理的答复。

第二项,爆炸的次数。爆炸发生的当时,计算机人才学院的主楼、教学楼已经拆迁,只余一座四层学生宿舍楼。宿舍楼向着爆炸现场的一间屋子里,住着六名男生。六名男生都是英超球迷,爆炸发生之前,他们正在通过电视观看曼联队和利物浦队的英超半决赛。这栋楼的供电设备陈旧,用的是老式剪刀闸。第一声爆炸响过,剪刀闸被震出间隙,断电了。学生们下楼梯去重新合闸,上楼后重新看球赛。几分钟后,第二声爆炸响起,剪刀闸再次震出间隙,学生们再次合闸再次看球赛。球赛结束,学生们去爆炸现场看热闹。现场围观的群众听到学生们抱怨:爆了两次炸,怎么才死了一个人?

试想,一袋炸药,不论是有意自杀还是意外爆炸,怎么可能炸响两次?

第三项,爆炸的方式。老白党胡同有许多人看到余建设把炸药袋子扛回家,也有人看到他

把炸药塞进床下,那么毫无疑问,爆炸应该发生在室内。发生在室内的爆炸,会由里向外地把屋顶、四壁推向四面八方。然而,爆炸现场的景象恰恰相反,屋顶完好无损,而南面的墙整体倒向院落中,西面的山墙倒进屋内,把余建设压死在地面正中央。

面对爆炸现场,稍微通晓爆破常识的人都会得出以下两种结论:一、爆炸发生两次,第一次在室内,把南面的墙由室内推向院落。第二次在室外,把西面的山墙炸向室内。从余建设卧室的建筑布局上看,只有扫清南墙这个障碍,山墙才能整体倒进室内。二、两面墙倒塌后只有轻微破损,而屋顶没有破损,说明爆破前曾经有人做出过精准的爆破测算,因而炸药用量合理。可以确定,执行这种爆破的是训练有素的专业爆破人才,爆破的方式为定向爆破。

余建设不是爆破专业人才,不可能进行定向爆破。而海查干拆迁公司有一支爆破队伍,具备定量使用、保管、运输炸药的专业资质。

黎志坚被贺小贺贴上了

黎志坚十分振奋,贺小贺的三项质疑完全可以否定余建设意外爆炸身亡的结论,迫使警方以余建设被他杀立案侦查。如果拿到那袋白水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余建设命案的性质。他想到了钱柜提供的线索,钱柜看到余建设从西门居店中扛走的炸药,会不会是贺小贺提过、尝过的白水泥?

调查西门居是当务之急!

他决定先调查察哈街建材店,再去绥芬河。内心的汹涌澎湃并没有体现在脸上,他不想让贺小贺知道他为余建设翻案的决心。更不想让她知道他要去绥芬河,怕的是她要求和同一去。在把炸药塞进床下,那么毫无疑问,

场大哥到记者的角色转换,他不想再转换回去,因此他不想和她接触过密。他漫不经心地谈,替余建设翻案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作为一名记者我恐怕力所难及。我目前能为你做,并且能做好,是通过午报的影响力,扩大你找孩子的范围和力度。

贺小贺说起了找孩子的事情。广告见报后,和她联系的多数是掮客和人贩子。掮客向她出卖寻找孩子的假信息;人贩子则干脆,建议她不要找了,用找孩子的费用买个孩子养着算了。说到这里,她竟然轻声一笑。

为什么不着急?黎志坚纳闷。

贺小贺提到了红袖添香的事情。她向黎志坚解释,红袖添香的营生她偶尔为之,只有在经济上不够拮据,而红袖添香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才去坐台。黎志坚对自己涉足红袖添香未做解释,只是提醒贺小贺,红袖添香的营生到此为止吧,红军巷的作秀也要收敛。贺小贺说:YES。

肖庆芸煲够了电话粥,又凑到餐桌上听热闹。然而餐桌上的两个人变了话题。黎志坚说:小贺目前住哪里,在哪个单位供职?贺小贺莞尔一笑,接着黎志坚的秀往下作:居无定所,四处打工。

肖庆芸接过了话题。旅馆里的厨手手脚不干净,屡屡贪污买菜款,她久已产生换厨手的念头,苦于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刚才吃了贺小贺做的饭菜,觉得味道还可以,她说:到我旅馆灶上掌勺怎么样,月薪千元包吃住。大众饭菜容易料理,不讲究色香味,只图个干净顺口。贺小贺喜得鼓掌,说:哇塞死我了!在铁厨手下做活,离铁厨姐夫更进了一步,可以向他学习一些新闻方面和法律方面的知识。

黎志坚心想:坏啦,让贺小贺贴上了。